

拍案惊奇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拍案惊奇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拍案惊奇》续编/听风堂主人选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ISBN 7-5302-0354-1

I.拍… II.听…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5124号

《拍案惊奇》续编

PAI AN JING QI XU BIAN

听风堂主人 选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75印张 219000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2-0354-1/I·340

定价:18.00元



出版说明

明代末年，凌濛初编撰的“初刻”、“二刻”两辑《拍案惊奇》（简称“二拍”），精心编撰了自宋至明优秀白话短篇小说共八十篇（内有一篇杂剧，一篇重复），题材大都取自《太平广记》、《夷坚志》、《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及其他古籍。出版之后历代翻刻不绝，直至今日“二拍”之各种版本仍是畅销不衰。“二拍”之后，自明末到清代中叶（1628——1795）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进一步繁荣，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各种小说的专集和选本累计达六十种之多，单篇的作品在千种以上。这上千种作品各自品位不同，高下有别，精华与糟粕并存。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古代白话小说，本社特约请研治古典小说的专家听风堂主人从明末到清代中叶的千种以上的作品中精选四十篇，编成《“拍案惊奇”续编》，以飨读者。

《“拍案惊奇”续编》中所收作品的题材包括爱情、世情、艳情、公案、侠义、灵怪……囊括了古代短篇小说所有的题材类型。这些各种题材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不同的阶层各种人物的性格心态，尤其突出的是活画出下层社会的多姿多彩的风貌。四十篇作品的情节极富创意，故事新奇曲折，引人入胜，出人意表，却尽在情理之中；语言性格化，口语化，通俗流畅，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拍案惊奇”续编》在题材多样、思想深度以及叙

H68P/12

事技巧上，可以说是“二拍”的继承和发展，代表着一百六十年间白话短篇的艺术水平。本书对所选作品不作一字删节，保持了原作的风貌，一是可以为广大读者窥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提供一个窗口，二是为了使其在研究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方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受成书时代的局限，某些作品不免会存在一些封建性的糟粕，相信读者会批判地阅览。可以预期，《“拍案惊奇”续编》将同“二拍”一样，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广为流传的古代短篇白话小说集。



目 录

卷 一	幻作合前妻晚娶	(1)
卷 二	积文德开瞽复明	(23)
卷 三	霜三八仗义疏身	(47)
卷 四	吉水元清廉刚直	(65)
卷 五	负义忘恩自作孽	(79)
卷 六	设计贪淫终有报	(99)
卷 七	玄宗恩赐纁衣缘	(129)
卷 八	钱鏐再世索江山	(143)
卷 九	诈平民恃官灭法	(161)
卷 十	选琴瑟劳费推评	(174)
卷 十一	杭逆子泥刀遗臭	(197)
卷 十二	海烈妇米榇流芳	(212)
卷 十三	攫金失义狭路逢	(229)
卷 十四	贫贱能守寒彻骨	(255)
卷 十五	郭挺之榜前认子	(281)
卷 十六	崔郎子杀娼全母	(300)
卷 十七	拙生礼斗登高第	(314)
卷 十八	妯娌守身甘同死	(328)
卷 十九	执国法直臣锄恶	(340)
卷 二十	施阴德获占巍科	(352)

卷二十一	张采莲隔年冤报	(364)
卷二十二	势利先生三落巧	(381)
卷二十三	感梦兆巧脱网罗	(399)
卷二十四	图葬地诡联秦晋	(409)
卷二十五	假邻女诞生真子	(421)
卷二十六	钱寡妇终伸沉冤	(431)
卷二十七	一饭报德胜千金	(442)
卷二十八	节义成双发悲歌	(458)
卷二十九	梨花亭诗订鸳鸯	(468)
卷三十	洒雪堂巧结良缘	(488)
卷三十一	周城隍辨冤断案	(508)
卷三十二	朱公子猎色中计	(520)
卷三十三	信赏从谏奏奇功	(531)
卷三十四	掉头不早终受戮	(542)
卷三十五	费人龙避难遭难	(555)
卷三十六	轻财色侠盗说法	(578)
卷三十七	司马双订鸳鸯谱	(616)
卷三十八	昌伯厚德免奇冤	(633)
卷三十九	骨肉欺心宜无始	(651)
卷四十	陌路施恩反有终	(672)

诗目：

今日对君无别语，莫教儿女衣芦花。

此诗乃前朝嘉定县一个妇人临终嘱夫之作。末句“衣芦花”，用闵子骞故事。其夫感其词意痛切，终身不续娶。这等说起来，难道天下继母都是不好的？平心而论，人子事继母，有事继母的苦；那做继母的，亦有做继母的苦。亲生儿子，任你打骂，也不记怀。不是亲生的，慈爱处便不记，打骂便记了。管他既要淘气；不管他，丈夫又道继母不着急，左难右难。及至父子之间，偶有一言不合，动不动道听了继母。又有前儿年长，继母未来时，先娶过媳妇。父死之后，或继母无子，或有子尚幼，倒要在他夫妻手里过活。此岂非做继母的苦处？所以，尽孝于亲生母不难，尽孝于继母为难。试看二十四孝中，事继母者居其半。然虽如此，前人种树后人收。前妻吃尽苦辛，养得个好儿子，倒与后人受用。自己不能生受他一日之孝，深

可痛惜！如今待在下说一人，娶第三个浑家，却遇了第一个妻子，他孩儿事第二个继母，重逢了第一个亲娘。

这件奇事，出在唐肃宗时。楚中房州地方，有个官人，姓辛名用智，曾为汴州长史。夫人孟氏，无子，止生一女，小字端娘，丰姿秀丽，性格温和，女工之外，更通诗赋。父母钟爱，替他择一快婿，是同乡人，复姓长孙名陈字子虞，风流倜傥，博学多才，早岁游庠。至十七岁，辛公把女儿嫁去，琴瑟极其和调，真好似梁鸿配了孟光，相如得了文君一般，说不尽许多恩爱。有词为证：

连理枝栖两凤凰，同心带结二鸳鸯。花间唱和莺儿匹，
梁上徘徊燕子双。郎爱女，女怜郎，朝朝暮暮共徜徉。

天长地久应无变，海誓山盟永不忘。

毕姻二年后，生下一子，乳名胜哥，相貌清奇，聪慧异常。夫妻二人甚喜。

只是长孙陈才高命蹇，连试礼闱不第。到二十七岁，以选贡除授兴元郡武安县儒学教谕，带了妻儿并家人辈，同赴任所。在任一年，值本县知县升迁去了，新官未到，上司委他权署县印。不相时运不济，才署印三月，恰遇反贼史思明作乱，兵犯晋阳。朝廷命河北节度使李光弼讨之。史思明抵挡不住，战败而奔。李节度从后追击，贼兵且战且走，随路焚劫，看看逼近武安县。一日几次飞马报到，长孙陈正商议守城。争奈本县的守将尚存诚，十分怯懦，一闻寇警，先弃城逃去，标下兵丁俱奔散。长孙陈欲点民夫守城时，那些百姓已都惊慌，那里还肯上城守御。一时争先开城而走，连衙役也都走了。长孙陈禁约不住，眼见空城难守，想道：“我做教谕，原非守城之官。今署县印，便有地方干系，若失了城，难免罪责。”又想：“贼兵战败而来，怕后面官兵追赶，所过州县，必不敢久住。我且同家

眷，暂向城外山僻处避几日，等贼兵去了，再来料理未迟！”遂改换衣装，将县印系于臂上，备下快马一匹，轻车一辆，自己乘马，叫辛氏与胜哥坐了车子，把行李及随身干粮都放车子上，唤两个家僮推车。其余婢仆，尽皆步行，出得城门，看那些逃难百姓扶老携幼的奔窜，真个可怜。但见：

乱慌慌风声鹤唳，闹攘攘鼠窜狼奔。前逢堕珥，何遑回道来看；后见遗簪，那个有心去拾。任你王孙公子，用不着缓步徐行；凭他小姐夫人，怕不得鞋弓袜小。香闺冶女，平日见生人，吓得倒退，到如今挨挨挤挤入人丛；富室娇儿，常时行短路，也要扛抬，至此日哭哭啼啼连路跌。觅人的爹爹妈妈随路号呼，问路的伯伯叔叔逢人乱叫。夫妻本是同林鸟，今番各自逃生；娘儿岂有两般心，此际不能相顾。真个宁为太平犬，果然莫作乱离人。

行不数里，忽闻背后金鼓乱鸣。回望城中，火光烛天。众逃难的发喊道：“贼来了！”霎时间，狂奔乱走。一阵拥挤，把长孙陈的家人们都冲散。两个推车的，也不知去向。只剩下长孙陈与辛氏、胜哥三人。长孙陈忙下马，将车中行李及干粮移放马上，要辛氏抱着胜哥骑马，自己步行相随。辛氏道：“我妇人家怎能骑马？还是你抱了孩儿骑马。我自步行罢！”长孙陈道：“这怎使得！”三回五次催辛氏上马，辛氏只是不肯。长孙陈只得一手搀着妻子，一手牵马而行。不及数十步，辛氏早走不动了。长孙陈着急道：“你若不上马快走，必为贼兵追及矣！”辛氏哭道：“事势至此，你不要顾我罢！你只抱了胜哥，自上马逃去，休为我一人所误！”胜哥大哭道：“母亲怎说这话！”长孙陈也哭道：“我怎割舍得你，我三人死也死在一处！”一面说，一面又行了几步。走到一个井亭之下，辛氏立住了，哭对丈夫道：“你只为放我不下，不肯上马。我今死在你前，以绝你念。你只

保护了这七岁的孩子，逃得性命，我死瞑目矣！”言讫，望着井中便跳。说时迟，那时快，长孙陈忙去扯时，辛氏早已跳下井中去了。正是：

马上但求全弱息，井中拚得葬芳魂。

慌得胜哥乱哭乱叫，也要跳下井去。长孙陈双手抱住了孩儿，去望那井中，虽不甚深，却急切没做道理救他。眼见不能活了，放声大哭。

正哭时，后面喊杀之声渐近。只得一头哭，一头先抱胜哥坐在马上。自己随后也上了马，又将腰带系住胜哥，拴在自己腰里扎缚牢固，把马连加数鞭，望着山僻小路跑去。听后面喊声已渐远，惊魂稍定。走至红日沉西，来到一个败落山神庙前。长孙陈解开腰带，同胜哥下马，走入看时，先有几个人躲在内，见长孙陈牵马而来，惊问何人。长孙陈只说是一般避难的，解下马上行李，叫胜哥看守着，自己牵马去吃了草，回来系住马，就神座旁与胜哥和衣而卧。胜哥痛念母亲，哭泣不止。长孙陈心如刀割，一夜未曾合眼，天明起身寻些水净了脸，吃了些干粮，再喂了马，打迭行李，正待去探听贼兵消息，只见庙外有数人奔来，招呼庙里躲难的道：“如今好了，贼兵被李节度大兵追赶，昨夜已尽去。城中平定，我们回去罢！”众人听说，一哄都去了。

长孙陈想道：“贼兵即去，果不出吾所料！”遂与胜哥上马，仍回旧路，行过山口，将上官塘，胜哥要下马解手。长孙陈抱了他下来系马等他，却望见前面路旁有榜文张挂，众人拥着看。长孙陈也上前观看，只见上写道：

钦命河北节度使李□为晓谕事，照得本镇奉命讨贼，连胜贼兵。贼已望风奔窜，其所过州县，该地方官正当尽心守御。乃武安县署印知县长孙陈及守将尚存诚，弃城而逃，

以致百姓流离，城池失守，殊可痛恨。今尚存诚已经擒至军前斩首示众，长孙陈不知去向，俟追缉正法。目下县中缺官失印，本镇已札委能员，权理县事，安堵如故。凡老百姓逃亡在外者，可速归复业，毋得观望。特示。

长孙陈看罢大惊，回身便走。胜哥解手方完，迎问道：“什么榜文？”长孙陈不及回言，忙抱着胜哥，依旧上马拴缚好了，加鞭纵辔，仍望山僻小路乱跑。穿林过岭，走得人困马乏，臂上系的印，也不知失落何处了。奔至一溪边，才解带下马，牵马去饮水，自己与胜哥也饮了几口。胜哥细问惊走之故，长孙陈方把适间所见榜文，述与他听了。胜哥道：“城池失守，不干爹爹事。爹爹何不到李节度军前，把守将先逃之事禀告他。”长孙陈道：“李节度军法最严。我若去，必然被执。”胜哥道：“既如此，今将何往？”长孙陈道：“我前见邸报，你外祖辛公，新升阆州刺史。此时想已赴任，我待往投奔他。一来把你母亲的凶信报知，二来总求他替我设法挽回。若挽回不得，变易姓名，另图个出身！”说罢，复与胜哥上马而行。正是：

井中死者不复生， 马上生人又惧罪。

慌慌急急一鞭风， 重重迭迭千行泪。

行了一程，已出武安县界，来至西乡县地方。时已抵暮，正苦没宿处，遥望林子里有灯光射出。策马上前看时，却是一所庄院，庄门已开。长孙陈与胜哥下马，轻轻叩门。见一老姬，携灯启户，出问是谁？长孙陈道：“失路之人，求借一宿，幸勿见拒！”老姬道：“我们没男人在家，不便留宿。”长孙陈指着胜哥道：“念我父子俱在难中，望乞方便！”老姬道：“这等说，待我去禀复老安人则个。”言毕，回身入内。少顷，出来说道：“老安人闻说你是落难的，又带个儿子在此，甚是怜悯，叫我请你进去，面问备细，可留便留。”长孙陈遂牵着马，与胜哥步入庄

门，见里面草堂上点起灯火，庭前两株大树。长孙陈系马树下，与胜哥同上草堂，早见屏后走出个中年妇人来。老姬道：“老安人来了！”长孙陈连忙施礼，叫胜哥也作了揖。老安人道：“客官何处人，因何到此？”长孙陈扯谎道：“小可姓孙，是房州人。因许下云台山三元大帝香愿，同荆妻与小儿去进香。不想路遇贼兵，荆妻投井而死，仆从奔散，止逃得愚父子性命。”老安人道：“如此却可伤了。敢问客官何业？”长孙陈道：“小可是读书人。因累举不第，正要乘进香之便，往闽州投奔个亲戚。谁料运蹇，又遭此难！”老安人道：“原来是位秀士，失敬了！”便叫老姬看晚饭。长孙陈谢道：“借宿已不当，怎好又相扰？”因问：“贵庄高姓？老安人有令郎否？”老安人道：“先夫姓甘，已去世五载。老身季氏，不幸无儿，止生一女。家中只有一老苍头，一老姬，并一小厮。今苍头往城中纳粮未回，更没男人在家，故不敢轻留外客。适因老姬说客官是难中人，又带个令郎在此，所以不忍峻拒。”正说间，小厮捧出酒肴，排列桌上。老安人叫声客官请便，自进去了。长孙陈此时又饥又渴，斟酒便饮。胜哥却只坐在旁边吞声饮泣。长孙陈拍着他的背道：“我儿，你休苦坏了身子，还勉强吃些东西！”胜哥只是掩泪低头，杯箸也不动。长孙陈不觉心酸，连自己晚饭也吃不下了，便起身把被褥安放在堂侧榻上，讨些汤水净了手脚，又讨些草料喂了马，携着胜哥同睡。胜哥那里睡得着，一夜眼泪不干。长孙陈只因连日困乏，沉沉睡去。次早醒来，看胜哥时，浑身发热，只叫心疼。正是：

孝子思亲肠百结， 哀哉一夜席难贴。

古人啮指尚心疼， 何况中途见惨烈。

长孙陈见儿子患病，不能行动，惊慌无措。甘母闻知，叫老姬出来说道：“客官，令郎有病，且宽心住此将息好了去，不必着

忙。”长孙陈感激称谢。又坐在榻前，抚摩着胜哥，带哭的说道：“你母亲只为要留你这点骨血，故自拚一命，我心如割。你今若有些长短，连我也不能活了！”口中说着，眼中泪如雨下，却早感动了里面一个人。

你道是谁？就是甘母的女儿。此女小字秀娥，年方二八，甚有姿色，亦颇知书。因算命的说他，婚姻在远不在近，当为贵人之妻；故凡村中富户来求婚，甘母都不允，立意要他嫁个读书人。秀娥亦雅重文墨，昨夜听说借宿的是个秀士，偶从屏后偷窥。却也是天缘合凑，一见了长孙陈相貌轩昂，又闻他新断弦，心里竟有几分看中了他。今早又来窃窥，正听得他对胜哥说的话，因想他伉俪之情如此真笃，料非薄幸者，便一发有意了。只不好对母亲说，乃私白老姬，微露其意。老姬即以此意告知主母，又撝掇道：“这正合着算命的言语了。那客官是远来的，又是秀士，必然发达。小姐有心要嫁他，真是天缘前定。”甘母本是极爱秀娥，百依百顺的，听了这话，便道：“难得他中意，我只恐他不肯为人继室；他若肯时，依他便了。但我只一女，必须入赘，不知那人可肯入赘在此。”

正待使老姬去问他，恰好老苍头从县中纳粮回来，见了长孙陈，便问：“此位何人？”老姬对他说知备细。苍头对长孙陈道：“昨李节度有宪牌行到各州县，捱查奸细。过往客商，要路引查验。客官若有路引，方好相留，如无路引，不但人家住不得，连客店也去不得！”长孙陈道：“我出门时，只道路上太平，不曾讨得路引，怎么处？”苍头道：“宪牌上原说在路客商，若未取原籍路引者，许赴所在官司禀明查给。客官可就在敝县讨了路引罢。”长孙陈道：“说得是！”口虽答应，心愈忧疑。正是：

欲求续命线， 先少护身符。

当晚胜哥病势稍宽，长孙陈私语他道：“我正望你病好了，速速

登程，那知又要起路引来，教我何处去讨？”胜哥道：“爹爹何不捏个鬼名，到县中去讨。”长孙陈道：“这里西乡与我那武安县接壤，县中耳目众多，倘识破我是失机的官员，不是耍处！”父子切切私语，不防老苍头在壁后听得了，次早入内，说与甘母知道。甘母吃了一惊，看着女儿道：“那人来历如此？怎生发付他？”秀娥沉吟半晌道：“他若有了路引，或去或住，都不妨了。只是他要在我县中讨路引却难，我们要讨个路引与他倒不难。”甘母道：“如何不难？”秀娥道：“堂兄甘泉现做本县押衙，知县最信任他，他又极肯听母亲言语的。今只在他身上要讨个路引，有何难处！”甘母道：“我倒忘了，便叫苍头速往县中请侄儿甘泉来！”一面亲自到堂前，对长孙陈说道：“官人休要相瞒，我昨夜听得你自说是失机官员。你果是何人？实对我说，我倒有个商量。”长孙陈惊愕了一回，料瞒不过，只得细诉实情。甘母将适间和女儿商量的话说了，长孙陈感谢不尽。

至午后，甘泉骑马同苍头到庄。下马登堂，未及与长孙陈相见，甘母即请甘泉入内，把上项话细说一遍，并述欲招他为婿之意。甘泉一一应诺。随即出见长孙陈，叙礼而坐。说道：“尊官的来踪去迹，适间家叔母已对卑人说知。若要路引，是极易的事。但家叔母还有句话说。”长孙陈道：“有何见教？”甘泉便把甘母欲将女儿秀娥结为婚姻之意，从容言及。长孙陈道：“极承错爱，但念亡妻惨死，不忍再娶！”甘泉道：“尊官年方壮盛，岂有不续弦之理！家叔母无嗣，欲赘一佳婿，以娱晚景。若不弃嫌，可入赘在此。纵是令郎有恙，不能行路，闽州之行，且待令郎病愈，再作商议何如？”长孙陈暗想：“我本不忍续弦，奈我的踪迹已被他们知觉，那甘泉又是个衙门员役，若不从他，恐反弄出事来！”又想：“我在难中，蒙甘母相留，不嫌我负罪之人，反欲结为姻眷，此恩亦不可忘！”又想：“欲讨路引，须央

挽甘泉。必从其所请，他方肯替我出力！”踌躇再四，乃对甘泉道：“承雅意惓惓，何敢过辞！但入赘之说未便，一者亡妻惨死，未及收殓，待小可到了闽州，遣人来收殓了亡妻骸骨，然后续弦，心中始安；二者负罪在身，急欲往见家岳，商议脱罪复官之计，若入赘在此，恐误前程大事。今既蒙不弃，只留小儿在此养病，等小可往闽州见过岳父，然后来纳聘成婚罢！”甘泉听说，即以此言入告甘母。甘母应允，只要先以一物为聘。长孙陈身边并无他物，只有头上一只金簪，拔下来权为聘礼。甘母以小银香盒一枚回敬。正是：

已于绝处逢生路，又向凶中缔新姻。

婚议既定，长孙陈急欲讨路引。甘泉道：“这不难，妹丈可写一个禀揭来，待我持去代禀县尊，即日可得。”长孙陈便写下一个禀揭，只说要往云台山进香的，捏个姓名叫做孙无咎，取前程无咎之意。甘泉把禀揭袖了，作别而去。却说胜哥卧在榻上，听得父亲已与甘家结婚，十分伤感。到晚间，重复心疼，发热起来。长孙陈好生忧闷，欲待把自己不得不结婚的苦情告诉他，又恐被人听得，不敢细说。至次日，甘泉果然讨得路引来了。长孙陈虽然有了路引，却见胜哥的病体沉重，放心不下，只得住着，替他延医服药。又过了好几日，方渐渐痊可。长孙陈才放宽了心，打点起身。甘母治酒饯行，又送了些路费。长孙陈请甘母出来，下了四拜，说道：“小儿在此，望岳母看顾！”甘母道：“如今是一家骨肉了，不劳叮嘱。”长孙陈又分付胜哥道：“你安心在此调养病体，切莫忧煎。我一至闽州，即遣人来接你。”胜哥牵衣啼哭，长孙陈挥泪出门，上马而去。甘泉也来送了一程，作别自回。长孙陈虽缔新姻，心中只痛念亡妻，于路口占〔忆秦娥〕词一首云：

风波里，舍车徒步身无主。身无主，拚将艳质，轻埋

井底。留卿不住看卿死，临终犹记伤心语。伤心语，嘱予珍重，把儿看觑。

长孙陈在路晓行夜宿，但遇客店，看了路引，并无阻滞。一日，正在一个客店里买饭吃，只见有个公差打扮的人，也入来买饭。店主人问他是那里来的，那人向胸前取出一个官封来，说道：“我是闽州刺史衙门，差往李节度军前投递公文的。”长孙陈听了，暗喜道：“莫非我丈人知我失机，要替我挽回，故下书与李节度么？”便问那人道：“闽州辛老爷，有何事要投文与李节度？”那人道：“如今辛老爷不在闽州了。这公文不是辛老爷的，也不知为着甚事？”长孙陈惊问道：“辛老爷那里去了？”那人道：“辛老爷才到任，却因朝中有人荐他，钦召入京去了，如今是本州佐贰官掌印哩！”长孙陈听说，惊呆了半晌。想道“这却怎处！岳父已入京，我去闽州做甚？逃罪之人，又不敢往京中去，况与路引上不对。欲仍回甘家，又没有闽州打回的路引。此时真个进退两难。正是：

羝羊不退又不遂， 触在藩篱怎得休！

当晚只得且在客店中歇宿，伏枕寻思，无计可施。正睡不着，只听得隔壁呻吟之声，一夜不绝。次早起来，问店主人道：“隔房歇的是何人？”店主人道：“是一位赴任官员。因路遇贼兵，家人及接官衙役都被杀，只逃得他一人，借我店里住下，指望要到附近州县去讨了夫马，起送赴任。那知又生起病来，睡倒在此。”长孙陈听说也是个被难官员，正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不觉惻然，便叫店主人引到他房里去看。只见那人仰卧在床，见长孙陈入来，睁眼一看，叫道：“啊呀！你是子虞兄，缘何到此？”长孙陈倒吃一惊，定眼细看，果然是认得的，只因他病得形容消瘦，故一见时认不出。那人却认得长孙陈仔细。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长孙陈一个同乡的好友，姓孙名去疾字善存，年纪